

# 巴利語與異教語言

K.R. Norman 原作

蔡奇林 翻譯

## 目次

### 【前記】

1. 問題與相關背景介紹
2. 主格單數語尾 -e
3. 屬格複數語尾 -uno
4. 這些語尾使用的年代
5. 結論

### 【略語表】

### 【前記】

本文原名 “Pāli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heretics”，刊在丹麥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東方研究》 (*Acta Orientalia*) 第 37 期，1976 年，117-126 頁。後來收到 K.R. Norman 的論文集 *Collected Papers, Vol.I, PTS, Oxford, 1990, pp.238-46*。這個譯文就是從該論文集譯出的。又，本文的翻譯，承蒙巴利聖典協會 (Pali Text Society) 慷慨提供授權，文中若干疑難之處更承該會 Dr. William Pruitt 熱誠協助、以及 K.R. Norman 教授耐心指點，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另外，還要感謝正觀雜誌社的編審委員，他們給譯者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至於作者 Norman 教授的略歷以及相關著作，譯者曾有簡要介紹，請參看《正觀雜誌》第 18 期，2001 年 9 月號，頁 173-74。

## 1. 問題與相關背景介紹

【1.1】巴利語中有一些語音及構詞形態與這個語言的正規形式並不一致，這種情形我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特別是[-a 語基]<sup>\*1</sup> 男性、中性的主格單數語尾 -e、以及呼格單數語尾 -e，一般認為這是借自摩揭陀語 (Māgadhī)，而稱之為「摩揭陀語形」(Māgadhisms，<sup>1</sup> 或「摩揭陀語的殘餘」)<sup>\*2</sup>——儘管事實上主格單數語尾 -e 的用法並非僅限於東部方言。<sup>2</sup>

【1.2】《精審巴利語辭典》(CPD)的編者們曾分析過這些 -e 結尾的

<sup>\*1</sup> 譯文及注解中“[ ]”內的字是譯者添上的。又，標★號的注皆譯者所加。

<sup>1</sup> 參看 Geiger, *A Pāli Grammar*, PTS Oxford 1994, §80. (蓋格《巴利語文法》)

<sup>\*2</sup> 目前在波吒梨子城(Pāṭaliputra，約當現今印度比哈爾省省會巴特那 Patna)尚未發現阿育王碑，因此公元前3世紀的摩揭陀語長什麼樣，目前並無直接證據。但根據後世文法家對後來摩揭陀語的描述以及近代學者對於其他地方阿育王碑的研究，一般認為摩揭陀語具有異於巴利語的三項特徵：(1)主格單數語尾 -e 而非 -o，(2) 巴利語的 r 在摩揭陀語是 l，(3) 巴利語的 s 在摩揭陀語是 ś。又，依上座部傳說，巴利聖典直接承自阿育王時代於首都波吒梨子城舉行的第三結集，因此現代學者便將這種存在於巴利經典中極少數的主格單數語尾 -e 稱作「摩揭陀語的殘餘」。

<sup>2</sup>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1962, §76. (布勞弗《犍陀羅語法句經》)

用例，將之歸類如下：<sup>3</sup>

- (a) 方言語形，從那些主格單數 -e 結尾的方言借過來的。這包含注釋書裡的情形——它們是從錫蘭語注釋書借來的(原始錫蘭語是一種 -e 結尾的方言)。<sup>4</sup>
- (b) 表達異教教義。
- (c) 俚語用法，或者作為出身低賤或行為卑劣者的表徵。
- (d) 女性字暱稱的呼格(vocatives of feminine nicknames)。<sup>\*3</sup>

【1.3】呂德斯(Lüders)曾收集巴利聖典中的特殊語形，證明有一個用不同於巴利語的他種語言紀錄的「原初聖典」(Ur-Kanon)存在。其中，他再度考察這個問題，可是並未進一步分析，而僅僅把這種 -e 結尾的語形歸諸「東部語形」(Eastern forms)<sup>5</sup>就滿足了。

<sup>3</sup> 參看該辭典第一冊，頁471，詞條 avitakka<sup>2</sup>。

<sup>4</sup> 我想我的想法是對的，其處引到的所有例子，只有“Mp I 71,13 ≠ II 273,16-17”一條是該處所謂從錫蘭語注釋書借來的。

<sup>\*3</sup> 這裡所謂「暱稱」，意指用女性(也就是 -ā 結尾)的名字稱呼男子。這一點，譯者曾請教過 K.R. Norman 教授，他並不同意 CPD 編者的看法，他後來(1992年)寫了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即“Masculine vocatives in -e in Pāli”(〈巴利語中 -e 結尾的男性呼格〉)，收在其論文集 *Collected Papers*, vol. VII, Oxford, PTS 2001, pp.23-32.

<sup>5</sup> H. Lüders, *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Urkanons*, ed. E. Waldschmidt, Berlin 1954, §§1-24. (呂德斯《有關佛教原初聖典使用之語言的句經》)

【1.4】更早之前，富蘭克(Franke)在考察巴利聖典中所紀錄的異教教義時(D I 53 foll., M I 517 foll.)，曾就這種「摩揭陀語形」提出兩項建議：<sup>6</sup>

- (a) 它們可能是有意置入的，以便讓[異教的]持論者顯得滑稽可笑。
- (b) 它們也可能表達對原來說示者所使用語言的懷念。

【1.5】巴向(Basham)在討論到「活命外道」(Ājīvikas)的教義時曾指出，上面兩種可能的前一項幾乎是不能成立的。<sup>7</sup>儘管在(後來的)梵語戲劇中，摩揭陀語保留給下層角色與丑角使用，可是並沒有證據顯示耆那教所廣泛使用的「半摩揭陀語」<sup>\*4</sup> (AMg，也是含有語尾 -e 的語言)給當時的聽者有滑稽可笑的感覺。再說，如果真有這樣[嘲弄]的意圖，那麼語尾 -e 應該同時用於所有異教六師的言論中，而非只

觀察》)

<sup>6</sup> R.O. Franke, *Dīgha Nikāya in Auswahl übersetzt*, Göttingen 1913, p.56, note 5. (富蘭克《長部選譯》)

<sup>7</sup> A.L. Basham,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the Ājīvikas*, London, 1951, p.24. (巴向《活命外道的歷史與教義》)

<sup>\*4</sup> 與摩揭陀語的三項特徵(參見注★2)相較，半摩揭陀語的特徵是：(1)主格單數非常一致的以-e 結尾，而非如巴利語的 -o，此點與摩揭陀語相同。(2)有部分 l 取代 r 的情形，此點比巴利語更接近摩揭陀語，巴利語 l 取代 r 的情形為數極少。(3)完全沒有 ś 取代 s 的，此點與巴利語相同。因此，它只具備摩揭陀語的一半特徵。一般認為這大概就是它被稱作「半摩揭陀語」的道理。

出現在末伽梨瞿舍羅(Makkhali Gosāla)、阿耆多(Ajita)及婆浮陀(Pakudha)的言說中，甚至當中還不完全一致[參看以下§2.3]。另外三派異教的言論則完全不含摩揭陀語形。

【1.6】貝歇特(Bechert)<sup>8</sup>不顧這項意見，又回到之前的看法，認為這個 -e 語形是那些想讓異教言論聽來可笑的人放進經典的，因為他們覺得佛的論敵不適合說巴利語。可是貝歇特和先前提出這項理論者[即富蘭克]有個不同，就是他認為這項改變是在錫蘭形成的——正如前面(§1.2)提到，錫蘭方言的男性、中性主格單數也以 -e 結尾。貝歇特也把出現在異教言論中的屬格複數形<sup>9</sup> -kappuno 與 kammuno 看作可以支持其論點的證據，因為他比較過這個語尾與錫蘭語 -un 結尾的間接格(oblique case)<sup>\*5</sup>，並指出沒有大陸方言擁有這種語尾。

<sup>8</sup> H. Bechert, “Über Singhalesisches im Pālikanon”, *WZKS I* (1957), pp.71-75. (貝歇特〈巴利聖典中的錫蘭語語形〉)

<sup>9</sup> 覺音注釋作：*mahākappuno ti mahākappānamī* (Sv 164,12)。並且在 Ps III 232,11 也做了同樣的解釋——儘管該處的「被釋語」(lemma) 作 -kappino (v.l. -kappuno)。至於 kammuno，則沒有直接解釋。

<sup>\*5</sup> 「間接格」(oblique case)是與「直接格」(direct case)相對的用語。一般而言，直接格指主格(nominative case)，間接格指主格之外的其他格。但也有些語言直接格包括了主格與對格(accusative)。此外，間接格也有指主格及呼格(vocative)之外的其他格的。

最近他在談到錫蘭語不規則語形的來源時又再度提到這個看法，<sup>10</sup>因此我們似乎有必要再來考察以下二個問題：

- (a) 語尾 *-e* 的語形到底是借自摩揭陀語？還是錫蘭方言？
- (b) 屬格複數 *-uno* 的語形是從錫蘭語借來？還是別有其源？

## 2. 主格單數語尾 *-e*

【2.1】假如 *-e* 語形導源於錫蘭方言，那麼我們必須考慮：到底它們是無意間造成的？還是刻意引入的？有個事實與「無意間造成」的看法相違背，便是：所謂的摩揭陀語形在巴利聖典中為數極少，如果抄經手真的傾向於把自己的語言[錫蘭語]引進到他所轉譯(transmitting)的經文[巴利語]，那麼我們可以預期這種[參雜錫蘭語形]的情況將會十分普遍，可是經典中卻見不到這種跡象。就我們所討論的特殊情形[*-e* 語形]而言，我們必須解釋：《長部》與《中部》的[不同]轉譯者怎樣同時「無意間」引入這個語形？而認為[這兩部]其中一個傳統只是遵循另一傳統的想法也可以排除，因為儘管該段[含

<sup>10</sup> H. Bechert, “Notes on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t sects and the origins of Mahāyāna”, *German Scholars on India: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tudies*, Varanasi 1973, Volume I, p.11. (貝歇特〈有關佛教部派形成與大乘起源的幾點註記〉) 提到：「... 無疑的，巴利經典中存在一些古代錫蘭俗語(Sinhalese-Prakrit)語形，這些語形是拿來表徵外教之師那些毫無深義的言論」。

*-e* 語形的]話語來源必定相同，可是[傳到該二部的]兩段經文已經有所不同了。<sup>11</sup>

【2.2】假如這種語形[*-e*]是刻意引入的，那麼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為什麼要這樣做？認為這是為了讓異教教說顯得可笑，或者認為他們[即轉譯者]覺得巴利語不太適合佛的論敵使用，這種看法可以拿上述(§1.5) 巴向反對富蘭克的同樣理由加以反駁：

- (a)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錫蘭人認為自己這種具有 *-e* 語尾的語言，比起具有 *-o* 語尾的聖典語，聽來讓人感到滑稽可笑，或是更適合外教使用。
- (b) [如果真要嘲弄，]應該所有異教[六師]的言論都有這種[語尾]改換才對。

【2.3】誠如前面(§1.5)所說，*-e* 語形在異教言論中出現的情形並不一致。巴向曾仔細對它們做過分析，顯示不僅不同異教之間使用得不一致，甚至就在同一教派的言論中用得也不一致，例如婆浮陀(Pakudha)的主張(D I 56)提到七種元素，其中四種主格單數用 *-o*，

<sup>11</sup> 《長部》所傳：*paṭhavī-kāyo āpo-kāyo tejo-kāyo vāyo-kāyo sukhe dukhe jīva-sattame* (D I 56,25-26) 與《中部》所傳：*paṭhavī-kāyo ... sukhe dukhe jīve satt'ime* (M I 517,23-24) 內容並不一致。

最後三種則用 *-e* 結尾，即：*paṭhavi-kāyo āpo-kāyo tejo-kāyo vāyo-kāyo sukhe dukhe jīva-sattame*。<sup>12</sup>

【2.4】正如巴向所說，這種現象唯一可能的解釋是，*-o* 語尾與 *-e* 語尾的材料必定各有不同來源。<sup>13</sup>巴向指出，在[耆那教經典]《問答》(Paṇh.)中有支持這項論點的證據。<sup>14</sup>正如先恩(Sen)所說，這是一部耆那教晚期經典，其中主格單數大部分採語尾 *-o*，<sup>15</sup>可是在其中一節<sup>16</sup>記載某種錯誤教理的擁護者[即非耆那教]的觀點時，出現了一些 *-e* 結尾的語形。正如先恩所說，<sup>17</sup>這些語形看來像是引用自更古老的材料。該節中有不少言辭和巴利經典的某些語句極為接近。<sup>18</sup>似乎很清楚的，即使其間有點不同，它們引用的是同一個教說，而這就證實了巴向的論點是對的，他說佛教與耆那教經典的這些以及其他相似

<sup>12</sup> 巴向(Basham)，前揭書，頁 24-25。[見注 7]

<sup>13</sup> 同上書，頁 24-25。

<sup>14</sup> 同上書，頁 25。

<sup>15</sup> Amulyachandra S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aṭhāvāgarāṇī, the tenth Aṅga of the Jain canon*, Würzburg, 1936, p.13. (先恩《耆那教聖典第十分『問答』詳介) 譯者按：耆那教聖典(Siddhānta 或 Āgama)有六大部，第一部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又包含 12 分(Aṅgas)，『問答』便是其中的第十分。

<sup>16</sup> Paṇh., sutta 7 (= Sutt., Vol. I, p.1206).

<sup>17</sup> 先恩(Sen)，前揭書，頁 35。[見注 15]

<sup>18</sup> 巴向(Basham)，前揭書，頁 218。[見注 7]

之處是從一個共同來源擷取來的。<sup>19</sup> *-e* 語形之引入《問答》(Paṇh.)，極不可能是為了嘲弄[異教]，因為 *-e* 語尾在古代耆那教的聖典語「半摩揭陀語」(AMg)是主格單數的正規語形，所以對耆那教而言只能表示尊敬而非嘲弄。

【2.5】於是我們發現，佛教提到異教的那些段落有 *-e* 與 *-o* 混用的情形，而耆那教也類似——儘管[二教]說法相同的那些段落其 *-e* 與 *-o* 語形的分布情形並不精確符應。情況似乎很清楚了，這兩個宗教有關異教的那些知識(至少)根據兩個來源，其中一個用 *-e* 語形，另一個用 *-o* 語形。隨著所根據的不同來源，那些關於異教的記錄就時而採 *-e* 語形，時而採 *-o* 語形，儘管偶爾也不完全一致。

### 3. 屬格複數語尾 *-uno*

【3.1】巴魯瓦(Barua)認為<sup>20</sup>屬格複數形 *-kappuno* 是異教語言的一個典型。他假定這是一個單數形用作複數的情況，因此等同於巴利語 *kappassa*。這自然是此問題最簡單的一個解決方案，因為這種語形演變在其他「中古印度雅利安語」(MIA)並非沒有，例如東部阿波不蘭

<sup>19</sup> 同上書，頁 219。

<sup>20</sup> 同上書，頁 219-20。

沙語(Eastern Apa. -- Apabhraṃśa) 的屬格複數語尾 *-aha*，就是從單數語尾擴展作複數來用的。<sup>21</sup>

【3.2】如果這個意見可以接受，那麼我們必須先假定 *kappuno* 是從 \**kappano* 發展來的。基於 *kammano* [> *kammuno*]的類比 (analogy，或類推)原則，屬格單數 \**kappano* [> *kappuno*]的演變並不讓人訝異。丟失語基末尾音 *-n* 之後的 *kamma* 經常被當作 *-a* 語基的名詞來用。既然存在 *kammano* 與 *kammasa*<sup>22</sup>二種可以選用的屬格語形，那麼也可以有 *kappassa* 與 \**kappano* 二種形式同時並存。梵語中也有這種從 *-n* 語基延伸借用一些語形來用的傾向，這種傾向到了中古印度雅利安語還繼續存在。吠陀梵語(Vedic Skt) *-i* 語基男性、中性屬格單數語尾都是 *-es*。古典梵語語尾 *-es* 用在男性，而 *-ino* (由 *-in* 語基接收過來的)則用在中性。巴利語中所有 *-es* 的衍生詞都消失了，我們發現 *-ino* 甚至用在男性名詞，例如 *aggino*。<sup>23</sup>可是，我們也可以找到從 *-a* 語基名詞「類推」而來的 *aggissa*。<sup>24</sup>類似的，在 *-u* 語基(吠陀梵語此語基已經有 *-n* 語形存在)我們可以同時找到

<sup>21</sup> G.V. Tagare, *Historical Grammar of Apabhraṃśa*, Poona, 1948, §86. (得格列《阿波不蘭沙語歷史語法》)

<sup>22</sup> 參看《巴利三藏詞語索引》(PTC)，第二冊，頁 27，詞條 *kamma*。

<sup>23</sup> 蓋格(Geiger)，前揭書，§82。[見注 1]

<sup>24</sup> W.D. Whitney, *Sanskrit Grammar*, Cambridge (Mass.) 1889, §336e. (惠特尼《梵語語法》)

*bhikkhuno* 和 *bhikkhussa* 二者。這樣，*kappassa* 與 \**kappano* 同時存在就不足為奇了。

【3.3】巴利語<sup>25</sup>和俗語(Pkt.)<sup>26</sup>都有 *kammano* 與 *kammuno* 語形。後者的存在顯示有 *-man-* > *-mun-* 的語音演變，這是由 *-m-* 造成的唇化作用，使得其後的 *-a-* > *-u-*。這種語音演變導致 *kappuno* 與 \**kappano* 同時存在。或者 *kappuno* 本身也可以就是一個唇化的例子 (*-pp-* 之後 *-a-* > *-u-*) [而與 *kammuno* 無關]。

【3.4】另一方面，也可以把 *kappuno* 看作真正的屬格複數形。梵語屬格複數語尾 *-ānām* 已經顯示受到 *-n* 語基名詞的影響，而如果類比於 *kammanām*[之取代 *kammānām*]，以 \**kappanām* 取代 *kappānām*，這也不足為奇。接著，*-a-* > *-u-* 的變化，如前面說的，或者是類比於 *kammunām*(AMg 中有 *kammuṇām* 的拼法可做證據)<sup>27</sup>，或者和它無關，[本身就是個唇化的例子。可是，也可能別的影響助成了這種語音演變。巴利語有個屬格複數語尾 *-ūnām*，可能導致許多其他語

<sup>25</sup> 蓋格(Geiger)，前揭書，§94。[見注 1]

<sup>26</sup> R. Pischel,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Strassburg 1900, §404. (皮舍爾《俗語語法》)

<sup>27</sup> *antām pāvānti kammuṇām* 一句(Sūyag. 1.15.10 = Sutt., Vol.II, p.132)被解釋作：*karmaṇām jñānāvāraṇādīnām antām paryavasānām prāpnuvanti*。

形出現 -u- 音，例如 *rājan* 的屬格複數 *rajūnaṃ*、<sup>28</sup> *pitara* 的屬格複數 *pitūnaṃ*，<sup>29</sup> 就像 -u 語基的字一般。我們也發現 -u 語基的某些語形有因為詩律緣故而短化的情形，例如 *bhikkhunaṃ*，<sup>30</sup> 這樣，其他 -ūnaṃ 的語形也很可能變成 -unaṃ。這種 -ā- > -u- 的變化也可能是一種西北方言的音變，庫諾(Konow)在談到佉盧字體(kharoṣṭhī)碑文中某些含有 -u- 的語詞時，曾經特別提到：「正如巴斯多語(Pashto)的情形一樣，這裡很可能和『n 之前的 ā 變成 u』的音變有關。」<sup>31</sup>

【3.5】-unaṃ > -uno 的進一步音變讓我們可以斷言：語尾 -uno 不可能是從錫蘭語引進巴利的，因為錫蘭語中根本沒有這種語形。錫蘭語間接格複數有語尾 -an 和 -un < -ana < -ānaṃ < -ānānaṃ，<sup>32</sup> 並且不管單數、複數都沒有 -o 結尾的形式。<sup>33</sup> 因此錫蘭的抄經手沒有

<sup>28</sup> 蓋格(Geiger)，前揭書，§92。[見注 1]

<sup>29</sup> 同上書，§91。

<sup>30</sup> 同上書，§83.8。

<sup>31</sup> S. Konow,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CII, Volume II, Part 1*. Calcutta 1929, p.xcvi (談到 *kṣuṇa* 與 *erjhuṇa* 時)。(庫諾《佉盧字體碑文》)

<sup>32</sup> D.J. Wijayaratne, *History of the Sinhalese noun*, University of Ceylon 1956, §59. (維遮耶羅特涅《錫蘭語名詞的歷史》)

<sup>33</sup> 同上書，§71 引到 -o 語形[的字例]，這種語形直到 A.D. 10 世紀才用作生命名詞的「直接格複數形」(direct plural)。譯者按：Wijayaratne 書中用到「直

理由把他拿到的語尾 -ānaṃ 改換成 -uno (假定他手邊要轉譯的本子裡是 -kappānaṃ 這個語形)。

【3.6】對於 -uno 最可能的解釋是，它是一個尾音 -aṃ > -o 的音變例。這種音變是早期中古印度雅利安語(MIA)中西北方言的一個特徵，例如夏巴加里希(Shāhbāzgarhi)的阿育王碑文只有少數 -aṃ 寫作 -o 的例子，可是在《犍陀羅語法句經》(Gāndhāri Dharmapada)、西北印度與中國新疆 (Chinese Turkestan) 的佉盧字體(kharoṣṭhī)碑文、以及佛教混合梵語(BHS)中，這種音變就更普遍了。<sup>34</sup> 在後來的阿波不蘭沙語(Apa. -- Apabhraṃśa)，-aṃ > -u 是很尋常的，<sup>35</sup> 這顯示較早期的 MIA 出現尾音 -aṃ 音變的情形，比起我們擁有的資料[即巴利語]，要普遍得多。因此 -uno 應該是這種音變的一個延伸——由主格、對格單數的演變，延伸到屬格複數。佛教混合梵語中有個

接格」(direct case)與「間接格」(oblique case)的用語，分別相當於主格與主格以外的其他格。另參注★5。

<sup>34</sup> 由夏巴加里希(Shāhbāzgarhi)等地碑文收集到的例子可以很方便在 H.L. Dschi, “Die Umwandlung der Endung -aṃ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季羨林《中古印度語中語尾 -aṃ 向 -o 及 -u 的轉變》), *NAWG* 1944, Nr. 6, pp. 121-44 中找到。另見布勞弗(Brough)，前揭書，§75 [見注 2]；以及《佛教混合梵語語法》(BHS)，§§3.58, 8.30, 36。

<sup>35</sup> 得格列(Tagare)，前揭書，§80。[見注 21]

屬格複數語尾 *-ānu*，也可以支持這項看法。<sup>36</sup>

#### 4. 這些語尾使用的年代

【4.1】討論到此，顯示語尾 *-e* 與 *-uno* 不可能是在錫蘭被引進到巴利語的。對語尾 *-e* 與 *-un* 在錫蘭使用的年代做個考察，可以給這個看法提供進一步的證據。

【4.2】主格單數語尾 *-e* 出現在錫蘭碑文的時間是 B.C. 3 世紀到 A.D. 2 世紀。<sup>37</sup>因此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論：假如這個語尾是在錫蘭插入的，那麼這或者是 (1) 發生在口誦傳承時期，也就是 B.C. 3~1 世紀之間；或者是 (2) 發生在 B.C. 1 世紀經典寫定之後，但在 A.D. 2 世紀語尾 *-e* 消失之前。前一時期是比較可能的，因為如果在書寫傳承的[後一]時期抄經手有更改語尾的傾向，那麼我們應該可以在 A.D. 2~4 世紀間的碑文找到一些插入語尾 *-i* 的痕跡才對——此期碑文中，有些 *-i* 語尾是由 *-e* 發展而來，並進一步取代了 *-e*。<sup>38</sup>

<sup>36</sup> 《佛教混合梵語語法》(BHSg), §8.125。又俗語詞 *sāhāzu sāhi* 「王中之王」所顯示的類似語尾是來自伊朗語的影響 (見 W. Norman Brown, *The Story of Kālaka* (諾曼·布朗《耆那教大師迦羅加的故事》), Washington 1933, p.56, note 10)。

<sup>37</sup> 維遮耶羅特涅(Wijayaratne), 前揭書, §48.a。[見注 32]

<sup>38</sup> 蓋格(Geiger), 前揭書, §95.1。[見注 1]

【4.3】間接格語尾 *-an(a)* 出現在 A.D. 1 或 2 世紀之後的錫蘭碑文中，可是碑文及文獻上的證據卻顯示語尾 *-un* 直到 A.D. 8 世紀以後才開始使用。<sup>39</sup>假如這些語尾果真是錫蘭插入的，那麼我們必須做出這樣的結論：這些改變[即 *-e* 與 *-uno*]是分別在兩個差距十分遙遠的時期造成的，一個[*-e*]是在 B.C. 1 世紀之前，另一個[*-uno*]則在 A.D. 8 世紀之後。這種推測不僅令人難以置信，並且也不符合注釋書所反映的事實——覺音在他的「長部注釋」認為有必要拿 *mahākappānaṃ*<sup>40</sup>來解釋 *-kappuno*，就表示這個不規則形在 A.D. 5 世紀之前已經存在於巴利經典中了。即使我們想接受語尾 *-un* 可能在 A.D. 8 世紀之前已經開始使用的看法，可是怎麼說也不太可能在 A.D. 5~8 世紀間連續 3 百年之久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 5. 結論

【5.1】主格單數 *-e* 結尾的語形可能是從摩揭陀語、錫蘭方言或西北印度方言借入到巴利語的。而巴利及耆那教典籍有關異教言論的

<sup>39</sup> 維遮耶羅特涅(Wijayaratne), 前揭書, §72(ii)。[見注 32]

<sup>40</sup> 參看注 9。



記錄同時存在 *-e* 與 *-o* 語形混用的事實則顯示，*-e* 語形的來源應是印度大陸。

【5.2】巴利語及俗語屬格複數語尾有 *-ūnaṃ* 與 *-unaṃ* 的形式，而西北印度方言某些語詞有 *-āna-* > *-una-* 的音變。語尾 *-un* 在錫蘭語開始使用的時間太晚了，因此不可能是 *-uno* 的來源。

【5.3】錫蘭方言沒有以 *-o* 結尾的屬格複數。*-aṃ* > *-o* 的音變是早期 MIA 中西北印度方言的一項特徵，而佛教混合梵語也有 *-ānu* 這種屬格複數形。

【5.4】巴利語的這些不規則形不是從錫蘭語接收過來，而是來自印度本土——可能是西北印度<sup>41</sup>——的方言。

<sup>41</sup> 活命外道(*Ājivikas*)的語言主格單數也是 *-e* 結尾的，因此類似摩揭陀語(*Māgadhi*)，可是其 *-aṃ* > *-o* 的轉變卻支持它起源於西北印度。如果活命外道優波迦(*Upaka*)對佛說的 *hupeyya* 「或許」(*it may be*)一詞(*Vin* I 8,30)真的可以代表該派方言特徵的話，那麼它跟摩揭陀語還是有點不同的。

## 【略語表】

### 一、巴利原典

- D *Dīghanikāya*, ed. T.W. Rhys Davids, J.E. Carpenter, 3 vols., London 1890-1911 (PTS). 《長部》
- M *Majjhimanikāya*, ed. Trenckner, R. Chalmers, 3 vols., London 1888-1899 (PTS). [Vol. 4: Indexes by C. A. F. Rhys Davids, London 1925 (PTS)]. 《中部》
- Mp *Buddhaghosa, Manorathapūraṇi, Aṅguttaranikāya-aṭṭhakathā*, ed. M. Walleser, H. Kopp, 5 vols., London 1924-1956 (PTS). 「增支部注釋」《滿足希求》
- Ps *Buddhaghosa, Papañcasūdanī, Majjhimanikāya-aṭṭhakathā*, ed. J. H. Woods, D. Kosambi, I. B. Horner, 5 vols., London 1922 - 1938 (PTS). 「中部注釋」《破除疑障》
- Sv *Buddhaghosa, Sumaṅgalavilāsini, Dīghanikāya-aṭṭhakathā*, ed. T.W. Rhys Davids, J.E. Carpenter, W. Stede, 3 vols., London 1886-1932 (PTS). 「長部注釋」《吉祥悅意》(或《善吉祥光》)
- Vin *Vinayaṭṭhaka*, ed. H. Oldenberg, 5 vols., London 1879-1883 (PTS). 《律藏》

## 二、其他

- > 「演變成」，例如 A > B 表示「A 演變成 B」
- < 「演變自」，例如 A < B 表示「A 演變自 B」
- AMg Ardha-Māgadhī 「半摩揭陀語」
- BHS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佛教混合梵語」
- BHSG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1: Grammar, New Haven 1953. 《佛教混合梵語文法》
- CII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Calcutta 1877ff. 《印度碑銘集成》
- CPD A Critical Pali Dictionary, begun by V. Trenckner, ed. D. Anderson, H. Smith, H. Hendriksen, vol. I, Copenhagen 1924-1948, vol. II, Copenhagen 1960-1990, vol. III (fasc. 1-6ff.), Copenhagen 1992-1999. 《精審巴利語辭典》
- MIA Middle Indo-Aryan 「中古印度雅利安語」
- NAWG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德國《哥廷根科學院集刊》(語言學歷史學類)
- Paṇh. Paṇhāvāgaraṇāim (半摩揭陀語，對應梵語為 Praśnāvyākaraṇa) 耆那教聖典第十分《問答》
- PTC Paḷi Tipiṭakam Concordance 《巴利三藏詞語索引》
- PTS Pali Text Society 「巴利聖典協會」
- Skt Sanskrit 「梵語」
- Sutt. Suttāgame (半摩揭陀語，對應梵語為 Sūtrāgama) 耆那教聖典總集《阿含經》(共編成兩大冊)
- Sūyag. Sūyagaḍaṅga-sutta (半摩揭陀語，對應梵語為 Sūcākṛtāṅgasūtra) 耆那教聖典第二分《分別分經》(分別法與非法)
- WZKSO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 Wien. 《維也那南亞東亞研究學報》